

前 言

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爱国人物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由于中国历来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尤其是古代史阶段，爱国一词也有着特定的涵义。但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爱国的先辈，都为保卫祖国的独立与主权，维护民族的荣誉与尊严，作出了杰出的不朽的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今天，我们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历史上的爱国先辈，讲述他们的爱国事迹，歌颂他们的爱国品质，学习他们的爱国榜样，发扬他们的爱国精神。为此，我们编写了这一套《中华爱国先辈故事》。

《中华爱国先辈故事》共分六册，其中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部分各两册。这里是第一册，叙述了从先秦到北宋的十五位爱国先辈故事。他们当中，有救国家于危急之中的烛之武、弦高，忠贞不屈壮烈殉国的屈原、颜杲卿、颜真卿和张巡，身处异域百折不挠的苏武、班超，英勇杀敌为国立功的霍去病，拥护统一的少数民族女子浼夫人，转战千里安

中华爱国先辈故事(1—6)

李 焰 昆 羽 项 铮等 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375 插页 6 字数 1,063,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2次印刷

印数 151,501—161,500

ISBN 7-5324-1011-0/K·83(儿)

邦定国的赵充国、李靖，强敌当前力主抗战的寇准、李纲，以及誓志复兴奋斗不懈的祖逖等等。通过阅读这些故事，可以激励我们更加热爱伟大祖国，崇尚民族气节，立足于今天，展望于未来，为社会主义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刻苦学习，奋斗献身。

这套书是依据历史事实资料编写的，仅在具体细节上作了适当的艺术加工。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和少年朋友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烛之武退秦师·····	1
弦高救国·····	10
屈原殉国·····	18
霍去病忧国忘家·····	44
苏武牧羊·····	59
老将军赵充国·····	78
班超立功西域·····	99
祖逖北伐·····	120
冼夫人拥护统一·····	134
李靖定边·····	156
颜杲卿颜真卿兄弟死节·····	172
张巡守城抗叛·····	199
寇准抗战·····	233
李纲坚守汴京·····	255

烛之武退秦师

两强攻郑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实际上四分五裂，形成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称为诸侯国。比如，今山东半岛的大部分，是齐国；今陕西省中部和甘肃省东南部，是秦国；今山西省大部 and 河北、河南、陕西三省的一部分，是晋国；长江中游等地，是楚国；今河南省中部，是郑国，等等。这些诸侯国家之间，一直没有停止过战争。一些强国、大国为了争当霸主，也即代替周朝天子发号施令，不仅互相打仗，还蓄意吞并弱国小国。当时有许多爱国英雄，就出现在那些弱小国家里。

我们在这里，先讲一个弱小国家的老年爱国先辈，他是郑国人，名叫烛之武。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六三〇年。那会儿郑国的国君是郑文公。郑文公原先跟西边的邻国晋国关系就不怎么好，这时，他又投靠了与晋国争霸的对手——南方大国楚国。晋

国的国君晋文公听说了这件事，顿时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立即派人送信给西方强国秦国的国君秦穆公，约会他一同出兵攻打郑国。秦穆公正盘算着朝东面扩张势力，马上爽快地答应了。

当年九月，晋文公统领三军，长驱直入郑国境内；秦穆公也亲自率领兵车二百辆，与晋军会师作战。郑国本来不如晋、秦强大，何况是两国一起来攻，因而怎么也挡不住这两支劲旅。不久，晋、秦两国的军队，就把郑国的都城新郑围得水泄不通。

退兵的希望

敌军兵临城下，郑文公登上城楼瞧瞧，手脚都发了凉；城西驻扎着晋军，营垒密密层层，游哨巡逻不息；城东是秦军营帐，兵车连成一片，干戈刀斧林立。他双眉紧锁，一筹莫展，回头望望左右的大臣将军，叹息说：

“唉呀，这可怎么办哟！”

这一声叹息，不仅流露了郑文公惊慌失措的情绪，也是他要臣下想办法出主意的表示。果然，有人说话了：

“依臣下之见，赶快派一员勇士，杀出重围，向楚国求讨救兵，此外别无良策！”

“难哪！”郑文公眉头那个结越拧越紧了，“眼下四面八方全是晋、秦人马，谁有这么大本事冲出去？就算杀出重围，到了楚国，楚王肯不肯发救兵还没准儿。再说，楚国

即使发来救兵，恐怕救兵还没赶到，新郑就已经给晋军、秦军攻破了……”

大夫叔詹(zhān)想了想，突围求援确实远水救不了近火，那么——他对郑文公说：

“臣以为，晋、秦两国合兵，攻势十分锐利，不可以与它硬打。但是，秦国同咱郑国既然没有宿怨，这次出兵又是应晋国的约请，倘若能说服秦军退兵，那样，晋军势孤力单，就不足畏惧了。”

“唔，这倒是个好主意！”郑文公稍稍松了口气，但随即又沉吟起来，“可是，派谁到秦军军营去好呢？”

另一位大夫佚(yì)之狐提议：“这件大事非烛之武不能担当，主公还是把他请来吧。”

“烛之武？”郑文公听到这名字，觉得怪耳熟的，可一时上竟想不起烛之武是谁。

佚之狐以为郑文公犹疑，赶忙说：

“烛之武虽说官卑职小，年过七旬，却有悬河之口，摇山之舌。主公如派他到秦营去，一定能说服秦君退兵！”

叔詹也在一旁直打边鼓：“是啊，是啊，烛之武忠心爱国，让他前去，必可成功！”

两位大夫这么一说，郑文公倒是把往事给想起来了，说：

“烛之武打从我父亲在世那会儿起，就当着圉(yǔ)正（管养马）的小官；我即位四十多年了，也没提升过他官职。就算这老先生真有能耐，心里也会怨恨我不识人才。他受

委屈这么久，肯到秦营去冒被砍掉脑袋这个险吗？”

“主公虽说冷淡了烛之武四十多年，但如今能够知过改正，优礼相请，八成儿能行。”佚之狐说。

“烛之武既然是郑国老臣，必以国家大事为重；郑国有危亡之难，他决不会托辞推诿(wěi)的！”叔詹更是十拿九稳。

郑文公只剩下了这一线希望，没话可说，立即派人去把烛之武请来。

不一会儿，一个白胡子飘啊飘的老头，拄着根枣木拐棍儿，来到了郑文公面前。

郑文公把他从头到脚一打量，嘿，这位老臣也真够“老”的了：须眉是雪白的，皱纹像刀刻的，腰背是伛偻(yǔ lǚ)的，步履是蹒跚的；凭这么副龙钟老态，也能把强大的秦军说退？难怪左右臣僚见了，无不掩口而笑。

烛之武旁若无人，向郑文公行了个大礼，问：

“主公召老臣何事？”

郑文公听他说话的口齿还清楚，声音也不弱，而且方才两位大夫也曾竭力推荐，就把眼下的形势和说退秦兵的想法，靠近他耳边大声讲了一遍。

烛之武侧耳听着，额头上的皱纹仿佛越来越深了。他是在想郑国的处境，想退兵的办法啊！所以，郑文公讲完后，过了好半晌，他才开腔：

“老臣才疏学浅，年轻的时候能力尚且不及别人，没建立过什么功业，如今老了，哪能说得退秦军啊！”

郑文公一听，话儿来了，就把预先想好的道歉话、勉励话，一古脑儿讲了一大堆。可是烛之武好像根本不在意听，一心盘算着用什么言词儿打动秦穆公。当郑文公说到“国家有危亡之难，君臣当戮(lù)力同心”的时候，他挥了挥手：

“行啦，行啦！今儿晚上，主公准备一只大箩筐，把我缙(zhù)下城去，我尽力而为也就是了！”

夜入秦营

郑文公照着吩咐，天色一黑，就请烛之武坐进大箩筐，靠着东边的城墙，叫士兵把绳子一点一点缙下城去，一直让大箩筐着了地。

前面是黑黝(yōu)黝的秦军兵营，背后是孤零零的郑国都城；晋军的营垒在城西，隔着座新郑城，瞧不见人影也听不到声音。这一切，烛之武白天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摇摇手臂，示意城上的士兵把箩筐拉上去，然后拄着拐棍儿，颤颤巍巍地摸向秦军兵营。

“什么人？站住！”秦军守营士兵黑暗中瞧见个人影儿，喝道。

“老夫是郑国大夫烛之武，特来求见秦国国君。”烛之武走得气喘吁吁，说完就撑着拐棍儿往地上一坐。

守营的秦兵不敢马虎，连忙逐级报告。当秦穆公闻讯赶到时，烛之武正声泪俱下地嚎啕大哭呢！

秦穆公叫随行的卫士把松明火把凑近点，看清了这白胡子老头儿，大声问道：

“喂，你是郑国大夫烛之武？”

“唉唉，唉……”烛之武一边点头擦眼泪，一边哭得更伤心了。

“你有什么事就说呗，哭干嘛？”

“我，唉唉，我是郑国的人，唉唉，眼瞅着我的祖国要亡了，唉唉，我能不哭吗？唉唉，唉……”

秦穆公瞧烛之武那副老泪纵横的模样，不由得有点感动，但他心里早已打定主意，你想凭这么哭哭就叫我收兵，哼，不行！

“你要哭就在城里头哭好了，跑到我兵营前来哭做什么！”

“唉唉，唉——”烛之武索性放声大哭起来，“老臣哭郑国，唉唉，也哭秦国，唉唉，我为秦国叹惜，唉唉，唉——”

秦穆公大怒，呵叱(chì)道：“秦国有什么可叹惜的？你说！说得不对，我砍了你！”

说退秦师

烛之武哭了老半天，就等着秦穆公说这句话呐，他唏嘘(xī xū)了两声，说：

“秦、晋两国合兵围郑，郑国灭亡已成定局。如果郑国灭亡有益于秦国，老臣我又何敢多言？可其实呢，郑国灭

亡对秦国非但无益，反而有损。您何苦远道而来，劳师费财，听从晋人的调遣驱使，却落个得不偿失的结果呢？”

烛之武最后两句话，可触着了秦穆公的心境。但他还不十分明白，问：

“秦国怎么会无益而有损呢？”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烛之武就着松明火把的亮光，干脆拿枣木拐棍在泥地上画起地图来，“您瞧，郑国在晋国的东边，秦国在晋国的西边；秦国与郑国相距千里，中间隔着个晋国。郑国一旦灭亡了，尺寸之土都属于晋国所有，秦国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唔？”秦穆公被烛之武这么一点明，恍然大悟，“这倒是真的，郑国灭亡对秦国果然无益。”

“不仅无益，还有损呢！”烛之武提起拐棍，往地上画着的秦、晋两处各顿了一顿，“秦、晋两国毗(pí)邻并立，旗鼓相当，势均力敌。晋国越强，则等于秦国越弱；晋国今天向东灭了郑国，说不定哪天西进，就祸及秦国了。您为晋国夺取郑国的土地，实际上等于削弱了本国，真是何苦来哟！”

“啊呀，我先前怎么就没想到呢？”秦穆公茅塞顿开，连连点头。

烛之武白胡子飘啊飘，越说越来劲儿：

“再说，多年来秦国对晋国有大恩大德，又何尝见晋国报答过您一丁点儿？咱郑国的国君可不像晋国的国君那样忘恩负义。您这回要是真的明白了自个儿的利害，撤兵回



去，往后，凡是秦国有使者往东边去干什么事儿，经过郑国，咱国君一定力尽东道主之谊，凡是使者旅途往返所需的一切费用、资财，全由郑国包下得了！”

秦穆公听烛之武说得合情合理，当即答应撤兵，并请他一起进营，歃(shà)血立盟（古代一种宣誓订盟的仪式，将盛在盂中的牛、马、鸡、狗血涂一点在嘴唇上，表示遵守盟约决不翻悔的意思）。末了，秦穆公一连声地说“多谢大夫指教”，派人送烛之武回城，向郑文公复命。

东方渐明，秦穆公把烛之武讲的话琢(zhuó)磨了一遍又一遍，越想越觉得有理，要是晋国灭了郑国，对自己实在不利。为了不让晋军得逞，他留下杞(qǐ)子等三员将军，带领两千人马，帮助郑国守城，然后，趁着天没大亮，悄悄拔营西撤，班师回国去了。

秦军不仅不打招呼单独退兵，而且留下两千将士帮助郑国守城，这消息很快让晋文公知道了。晋国好几位大臣气恼不过，建议火速追击秦军。可是，晋文公因为自己当初是得到秦穆公支持才回国当上国君的，没有答应。况且，由于秦师已撤，晋军势单，晋文公还担心楚国发兵来救援郑国，不几天，也退兵回到了晋国。

烛之武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不顾年迈体弱，不计个人恩怨，冒险夜入敌营，向秦穆公晓以利害，终于说退秦师，使郑国转危为安，免除了一场大灾难。

弦高救国

秦军袭郑

烛之武说退秦师后的第二年——公元前六二八年，在位四十五年的郑文公死了。即位的郑穆公早先曾经在晋国当过大夫，同晋文公的关系很密切，而且他能回国当上国君，也是晋文公大力促成的。所以，这位新国君对于当初秦穆公撤军后留下守城的杞子等三员秦将不那么客气，只是一时上找不到请他们回去的借口，对秦军两千人马的粮草还敷衍(fū yǎn)着供给。

杞子受到冷遇，心里明白。他想，既然郑穆公亲近晋国疏远秦国，不如请求咱国君发兵，里应外合，把郑国灭了。一来可以扩展秦国的疆土，二来自己也可以立一场大功。说来也巧，正当杞子和另外两员秦将商议这件大事的时候，从晋国传来了晋文公去世的消息。三员秦将愈加兴致勃勃，摩拳擦掌，立刻写了封密信，派人送回秦国，催请秦穆公早早发兵。

密信送到秦国国都，秦穆公不知出了啥事儿，急忙打

开，看到最后几句，他读出了声：

“……郑君即位不久，守备无暇顾及；晋国恰有大丧，一定不能救郑。新郑城北门的钥匙，由我们三个掌管。望主公迅速遣兵来袭击郑国，我们为内应，可以一举成功。机不可失，时不宜迟，越快越好！”

秦穆公读完了信，顿时喜上眉梢。原来，秦国在各诸侯国家中，偏于西北一角，老叫中原地区的诸侯瞧不起。秦穆公早就想把势力伸向东方，争当诸侯的霸主。晋文公在世时，他还有几分顾忌。如今晋文公和晋国好几个能干的大臣已先后死去；郑国又地处中原，灭了它正可以作为称霸中原的跳板……想到这里，他连忙把两位得力的大臣蹇（jiǎn）叔和百里奚请来。

可是，蹇叔和百里奚听秦穆公说了出兵袭击郑国的打算，立即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

“秦国离郑国有千里之遥，我军长途跋涉而往，岂能掩人耳目？一旦郑国得到风声，预先作好防备，我军走得疲乏，如果回师，则徒劳无功，如果进兵，则丧师辱国。臣以为不可，望主公三思！”

兴冲冲的秦穆公好似当头给泼了一盆凉水，心里老大不痛快。他嘟嘟哝哝地把眼下正是秦国向中原发展的最好时机的话说了一遍，末了，板着面孔说：

“用兵之道，贵在神速，迅雷不及掩耳。这回秦军出师，就以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两人为副将，一路偃旗息鼓，走小道直袭郑都。我主意已定，你们休得多

言！”

孟明视是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是蹇叔的儿子。两位当父亲的估量儿子此去凶多吉少，面面相觑（qù），无奈君命难违，只好叹息着告辞。他俩刚一转身，秦穆公就召孟明视等三人部署出战军事，并且派人送密信给杞子，约定日期接应秦军破郑。

百里奚和蹇叔两位老人，深谋远虑，忧心忡（chōng）忡。可是，他俩的儿子孟明视和白乙丙，还有那个西乞术，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踌躇满志的当儿。他们奉了命令，立即整装束甲，率领三千名将士和三百辆兵车，不打旗，不击鼓，一阵轻风似地离开秦国，悄悄向郑国的国都新郑进发。

哪来的使者

公元前六二七年二月，偷袭郑国的秦军，经过晋国的崤（xiáo）山和周天子的都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的北门，到了滑国（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地界；再往前去，就是郑国了。由于秦军行动诡秘，走的又是小道，郑国从上到下果然给蒙在鼓里。孟明视得意洋洋，对两员副将大笑了一阵，说：

“这次我军千里远袭，神不知鬼不觉，管保没一个郑国人晓得。哈哈，用不着两三天，咱就能把郑国给灭啦！”

白乙丙笑着附和：“是啊，这回要是不成功，那才叫怪

呢!”

不料，西乞术还没来得及捧场，一名军士从队伍前头匆匆跑来，向孟明视等报告说：“将军，郑国使臣弦高求见！”

恰似一个晴天霹雳打在头顶，孟明视一下子傻了眼，白乙丙和西乞术也张口结舌，叫这个惊人的消息给怔住了。

三员秦将你瞧我、我瞧你地瞧了一阵，还是孟明视先开口：

“这可怪了，咱一路行军，连个人影儿都没有见过，那郑国哪能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得到消息不算，还派来了使臣……”

白乙丙搔着头皮，也不说话，只是舌尖发出“啧啧”的声音，表示不可思议。

西乞术瞅着孟明视，提议说：“既然郑国使臣来了，总不能不见；见了他，也好问个明白。”

孟明视点点头，一边传令全军原地休息，一边就请郑国使臣来见。

郑国这么快就派来使臣，这件事确实太蹊(qī)跷了。但实际上，求见秦将的这个人，虽说是郑国人，名字也叫弦高，却不是郑国派出的使臣，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做贩牛买卖的商人。

一个贩牛的商人怎么变成郑国国君的使臣了呢？原来，弦高带着几名伙计，从郑国赶了百把十头牛，到周天子都城洛邑去卖，到了滑国黎阳津地方，碰见了一位老相识。这位老相识刚从秦国来，同弦高说起了秦军发兵袭郑的事儿。